書名　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　嘉靖三十八年福建吉澄等校刊本
撰者　明 丘濬 撰
卷　卷四
內容分類　子- 儒家- 議論經濟- 明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子- 46
編號　C4492000

卷四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492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子- 46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　嘉靖三十八年福建吉澄等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總論朝廷之政

臣 按宋儒眞德秀大學衍義格物致知之要既有所謂審治體者矣而此治國平天下之要又有正朝廷而總論朝廷之政何也蓋前之所審者治平之體言其理也此之所論者治平之政言其事也一主於知一主於行蓋必知於前而後能行於後後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廣陳言之路

書益稷帝曰來禹汝亦昌言

蔡沈曰昌言盛德之言

陳櫟曰舜禹好善之心無窮當時昌言滿前舜猶渴聞不倦方使禹亦如皐陶之昌言此舜好善無窮之心也

臣按帝舜以皐陶既陳知人安民之謨因呼禹

使陳其善言此可見聖人之心未嘗自聖世雖已治而猶有願治之心言雖畢陳而恒有渴聞之心此帝世所以君無失德事無過舉而民無失所者歟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

蔡沈曰違戾也言我有違戾於道爾當弼正其失爾無面諛以爲是而背毀以爲非

呂祖謙曰舜非有慊而畏人之後言非容受未至而致人之後言禹又非欺君而爲面是背非者聖人畏敬無已惟恐過之不聞言之不盡故其求之之切如此

臣按帝舜之德有虞之治萬世不可加焉者也舜之所行豈有背於道者哉而猶求臣下之弼正尤恐其面前或相從順而既退之後又復有言也後世人主無帝舜萬分之一已有過失惟恐臣下之有言一有面折廷諍者斥責輒加之寧受人之面諛而不恤人之背言此其過惡所以益彰而治效所以不古若歟

中庸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

朱熹曰舜之所以爲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邇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揚而大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

孟子曰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

朱熹曰禹拜昌言蓋不待有過而能屈己以受天下之善舜之所爲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爲私也已未善則無所繫吝而舍已從人有善則不待勉強而取之於已此善與人同之目也

臣按聖人之所以聖者以其生稟聰明能知人之所不能知而好問好察於衆人舍己之善而樂取善於衆人是蓋能以天下之知爲知也帝舜不恃其知而有衆善能有人之所不能有者衆人之善爲善者也惟其知衆人之知是故其

知愈大有衆人之善是故其善愈備知大而善備此聖人所以益聖而舜所以爲百王之盛帝也歟

書亂征曰每歲孟春遒人宣令之官以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警衆之徇于路官以職言師以道言相規規正人君工工百九藝事技藝之事以諫其或不恭不能規諫之得失工工也執是謂不恭邦有常刑

臣按三代盛時人君爲治惟恐一行之或不謹一事之或不舉一言之或非其人鰓鰓焉以求諫於其下非徒朝廷之上輔弼之臣朝夕納誨隨時規諫而已也又於每歲孟春之月使宣令之官振木鐸以徇于道路之間使夫官之有職任者師之有道德者咸相規正胥教誨於其君焉不特此也於凡百工之人莫不使之執其技藝之事以諫諍於其君如伶州鳩諫周景王之賈財罷民匠師慶諫魯莊公之丹楹刻桷是已蓋百工技藝之事至理存焉理無往而不在故言無微而可畧也

說命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我也德

蔡沈曰此下命說之辭朝夕納誨者無時不進善

言也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高宗既相說處之以師傅之職而又命之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可謂知所本矣呂祖謙曰高宗見道明故知頃刻不可無賢人之言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三日雨爲霖

蔡沈曰高宗托物以喻望說納誨之切三語雖若一意然一節深一節也

王安石曰作礪使成已舟楫使濟難霖雨使澤民乃心沃灌也溉也朕心

蔡沈曰啓乃心者開其心而無隱沃朕心者溉我心而厭飫

若藥弗瞑眩飲藥而毒謂之瞑眩厥疾弗瘳愈也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蔡沈曰弗瞑眩喻臣之言不苦口也弗視地喻我之行無所見也

王炎曰已之有失非說之苦口不能藥已之不明非說之開導不能行

臣按高宗爰立傅說作相置諸其左右未遑他

事首命之以朝夕納誨以輔已德可謂知所本矣置之於左右是欲說無處而不在也誨之於朝夕是欲說無時而不言也望之切至喻之以金之礪川之舟楫大旱之霖雨以見已之必資於相臣之納誨其切有如此者然猶以物爲比也至若譬之以苦口之藥跣足之行則又以身之所病足之所傷者爲喻其望於說者益切矣然猶以形言也至其所謂洛心沃心之言是欲君臣之間心心相契有如土壤之焦而受江河之潤其漸涵浸漬而入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矣高宗求誨於相臣其切如此此其所以責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誰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蔡沈曰木從繩喻后從諫明諫之決不可不受也然高宗當求受言於已不必責進言於臣君果從諫臣雖不命猶且承之況命之如此誰敢不敬順其美命乎

臣按此乃傅說答高宗納誨之命言之也先儒有言從諫者人君作聖之功人臣進言之機也

高宗欲資之於人故以納誨責其臣傅說使反求諸已故以從諫者之道望其君納誨者相臣之職從諫者人君之道也

王曰吉哉說乃言惟服行也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

蔡沈曰古人於飲食之美者必以旨言之蓋有味其言也高宗贊美說之所言謂可服行使汝不善於言則我無所聞而行之也

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罪也

蔡沈曰高宗方味說之所言而說以爲得於耳者非難行於身者爲難王忱信之亦不爲難信可合成湯之成德說於是而猶有所不言則有其罪矣

臣按高宗嘗傳說以有言而說勸高宗以力行說之意以爲王能行而說不言則咎在說說已言而王不行則咎在王不在說也嗚呼若高宗者可謂忠於事君者矣故備載其君臣相與之辭以示萬世之法

詩小雅雨無正其第三章曰如何昊天呼天而訴之也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往也則靡所臻

蘇軾曰君子呼天而告之曰柰何哉法度之言王

終焉肯信者如人恣行而忘反我不知其所至矣

輔廣曰法度之言聽而行之則績效隨見有所底止今既不聽法度之言則如猖狂妄行者亦將何所底至哉

其四章曰戎兵也成不退饑成不遂進也曾我暬御近侍也憯憯憂貌曰瘁病也凡百君子莫肯用訊告也聽言則答譖言則退

朱熹曰言兵寇已成而王之為惡不退饑饉已成而王之遷善不遂使我暬御之臣憂之而憯憯曰瘁也凡百君子莫肯以是告王者雖王有問而欲聽其言則亦答之而已不敢盡言也一有譖言及已則皆退而離居莫肯夙夜朝夕於王矣其意若曰王雖不善而君臣之義豈可若是恝無憂貌乎

朱善曰聽言則答謂告君不盡其誠也譖言則退謂引身遠避其禍也斯人也愛君不如愛身之厚憂國不如憂家之深其自為計則得矣而以君臣之大義責之能無愧乎

其五章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病也哿可也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朱熹曰言之忠者當世之所謂不能言者也故非

但出諸口而適以瘁其躬佞人之言當世所謂能言者也故巧好其言如水之流無所凝滯而使其身處於安樂之地蓋亂世昏主惡忠言而好諛佞類如此

臣按此詩先儒謂正大夫離居之後轡御之臣若今之侍近在君左右而不得盡言親見當時之爲公卿大夫者可以言而不肯言而爲之君者非徒不責其言有所言者反以之爲病言纔出諸口罪已加其身彼夫緘默以保祿位者當言者不能直言不當言者乃巧爲之辭說以取容自處其身於安佚之地其自爲計則得矣如吾君何此詩所以作也人君居清閑之燕試因詩言以察時事反而求諸朝廷之間臣僚之內其肯盡言爲國者誰歟詩所謂聽言則答譖言則退無乃今日臣僚中亦有類此者歟所謂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在吾今日亦有此等情態否歟吾之臣子無乃亦有出言而自處其身於休逸之地間亦或有不肯出言而受禍患者歟其者歟凡其終日晝寢於吾殿陛之前得於聽聞

桑柔第十章曰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朱熹曰聖人炯於幾先所視而言者無遠而不察愚人不知禍之將至而反狂以喜今用事者蓋如此我非不能言也如此畏忌何哉言王暴虐人不敢諫也

臣按禍亂之至必有幾先苟有智慮者皆能知之於未形之先人君容受直言彼有見者皆得以言之於上使其知所以豫備而早防之則禍亂不作矣爲人上者其尚毋使一世之人畏忌

者安知其所以應對承順者非詩人所謂巧言如流者歟有一於此則必反其所爲使凡內而朝廷外而公卿與夫百官庶姓皆得以盡言言者有賞而得以盡處休不言者有罪而維躬是瘁毋使一旦馴致夫衰亂之世如成周之季然則大雅板之篇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者誠以淺近之患而宗社免危亡之禍矣

臣按古人所以詢問及于芻蕘者誠以淺近之言至理存焉不可以其淺近而忽之也吁以采薪之夫而其言猶在所不棄況公卿百執事乎

而不敢言哉孟子曰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
敗家之有吁不仁而可與言尚免亡敗之禍況
未至於不仁者哉
左傳襄公十四年師曠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
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貳卿（佐）使師保之勿使過度
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支子之官）大夫有貳
宗（宗子之副貳者）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隷牧圉皆有親暱
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
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補其（過）察察其（得失）其政
（太史君謂之史爲書謂之書）
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遒人以
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
是乎有之（有遒人徇路之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
使二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
矣
臣按師曠始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
使失性終曰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
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由是言觀之可
見人之生也雖有貴賤皆稟天地之性然人
不能皆循其所固有而或至於失之是以上天

於衆人之中立其一人以爲萬民之牧使不失其性焉非固假是崇高富貴之位以界之使其恣肆於民上以快其所欲也若然則是棄天地之性矣天意豈若是哉是以受天命居民上者兢兢業業惟民失其性是懼孜孜汲汲以求善言隨時隨處而資規誨箴諫之益惟恐棄天地生人之性負天命立君之意悖上天愛民之心

國語周厲王雩國人謗王王怒得衛巫使監察之巫以不敢發言以目相視而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爲川者決之使道爲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以諷之瞽無目者獻書師小師也史掌書者也典樂典也列士所獻之詩瞽有眸子而無見者箴箴刺缺失也瞍無眸子曰瞍公卿紘歌諷誦箴諫之語百工各執其技以諫燕人傳語燕人卑不能直達王也近臣盡規臣盡其規親戚補察父兄宗屬補察其過瞽樂師也史太史也教誨耆艾修之耆艾老者師傅之屬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臣按召公之所以爲厲王譬者是即三代盛王所以求言納諫之實迹也三代之王未必人人

皆賢聖也而其所以為治後世輒推之以為不可及者誠以當是之時人人得言左右前後無非敢言之人詞章曲藝無非規正之具善則勸之以必行否則沮之而必止幾方萌而已過過不著而外聞是以政無悖事國無謗言而天下享和平之治有以也夫

漢文帝二年詔曰朕聞之天生民為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以戒不治迺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于天災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于一人唯當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今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焉以啓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

臣按此後世人主因災異求言之始自文帝因日食下此詔後凡遇日食與夫地震山崩水旱疾疫之類皆下詔求言遂為故事此亦人君克謹天戒之一端天下國家之事每因災害皆許人指言得失則人君時時得以聞過失與其知見之所不及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則天下國家

其有不治也哉

文帝每朝郎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采之未嘗不稱善

臣按三代以下稱帝王之賢者文帝也帝之善政非止一端而好言納諫尤其盛德焉後世人主於封章之入固有未嘗一經目者況敢犯其行輦而欲其止而受之乎可用者未必肯用不可用者輒加之罪心知其善而口非之者亦有矣況本不善而稱其善乎吁若文帝者可謂百世帝王之師矣

帝又嘗下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

胡寅曰妖言令之始設也必謂其搖民惑衆有姦究賊亂之意及其失也則暴君權臣假此名以警懼中外塞言路也故賈誼論奏曰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夫忠臣爲上盡忠深計其言必剴切君身採未然之事陳危亡之戒不止於近在目前者自小人觀之曰是特揚君過以賣直其

未然之事危亡之形汝安得知之殆誹謗妖言耳
此策既行使中外之人鉗口結舌人君不聞其過
淪於危亡而不悟夫旣以忠諫深計爲誹謗妖言
則指鹿爲馬指鴈爲鸞蝗生則曰不食嘉穀歲
饑則曰路無餓莩凡賢否是非治亂得失一切反
理詭道倒言而逆說之欺惑世主使淪於危亡其
罪豈特誹謗之比其爲妖也不亦大乎嗚呼文帝
除此令其享國長世宜哉

臣按秦法有誹謗妖言之禁至是文帝始除之
吁文帝旣除之矣後世人臣上言而乃猶坐以
誹謗妖言之罪何哉是襲亡秦之迹也

十五年詔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
內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近者
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
能亡失德夏以長楸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並建
豪英以爲官師爲諫爭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
今朕獲執天下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旣不德又不
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
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帥其志以選賢
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

諫者各有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于朝親諭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與萬民之休利著之于篇朕親覽焉

臣按此後世人主發策策士求言之始自文帝下此詔後後世臨軒策士蓋本諸此是亦人主求言之一端也然惟應故事而已求其真能明國家之大體通人事之始終及能直言極諫疏君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如此詔者蓋鮮矣萬一有之能聽納其言而見之於施行者尤爲鮮焉甚者反因其言之切直而黜退之如唐文宗之於劉蕡者焉惟宋仁宗時考官以蘇轍對策切直欲黜之仁宗曰朕以直言取人而以直言棄之人其謂我何斯言也可以爲後世人主策士求言之法此因策士求言

唐高祖時孫伏伽請關以三事上諫帝大悅因謂裴寂曰隋末無道上下相蒙主則驕矜臣惟諂佞上不聞過下不盡忠至是社稷傾危身死匹夫之手朕撥亂反正念在安人比每虛心接待輩聞讜言然惟李

綱羞盡忠欵伏伽可謂誠直餘人猶踵弊風俛首而已豈朕所望哉

臣按高祖創業之君故知前代所以致亡之由所謂上下相蒙主驕矜而臣諂佞上不聞過下不盡忠至使社稷傾危身死匹夫之手此數言者切中末世君臣之弊讀之使人凜然有天下國家者可不念哉

太宗謂侍臣曰夫人臣之對帝王多順旨而不逆甘言以取容朕今發問欲聞已過卿等須言朕愆失長孫無忌等咸曰陛下聖化致太平臣等不見其失劉洎曰陛下化高萬古誠如無忌等言然頃上書有不稱旨者或面加窮詰無不慙退非獎進言者之路帝曰卿言是也當爲卿改之

臣按人之常情火有過失恒懼人言稍涉疑似輒加怪責況萬乘之君乎太宗發問欲知已過責臣下言其愆失可以爲百世帝王之法矣厥後繼體之君高宗亦謂其臣曰往日侍奉縢下見五品以上論事或有佞下面奏或有進狀論者終日不絕豈今時無事公等何不言也自今以後宜數論事若不能面奏任答進狀憲宗亦

謂其臣曰朕讀貞觀政要以太宗神武每有一事少涉過差群臣進諫者往復數四況朕寡昧自今每有事不得中者卿須十論不特一二而已吁二帝之言若此豈非太宗詒謀之善故其子若孫得於觀感而興起效法也哉

太宗問魏徵曰人主何爲而明何爲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上聞共鯀驩兜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帝曰善

臣按三代以下好諫之君以唐太宗爲稱首陛下誠能取太宗以虛受爲治本以直言爲國華有面折廷諍者必爲霽雷霆之威而明言奬納有上封獻議者必爲黜心意之欲而手敕褒揚故得有過必知知而必改存致雍熙之化没齊堯舜之名此後世人主所當取法者

太宗神采英毅群臣進見皆失舉措太宗知之每見人奏事必假以辭色冀聞規諫嘗謂公卿曰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苟其君

愎諫自賢其臣阿諛順旨君既失國臣豈能自全如虞世基等諂事煬帝以保富貴煬帝既弑世基亦誅公輩宜用爲戒事有失得無惜盡言

臣按賈山告漢文帝有曰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況於縱欲恣暴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社稷危矣

今觀太宗每於臣下奏事而假以辭色使之得以盡言而無懼蓋有合於賈山之說其視後世人主恐臣下盡言厲色嚴威以臨之者蓋霄壤矣中舉末世君臣爲戒欲其臣下遇有得失毋惜盡言其言雖有順旨而避逆意非忘家陸贄言於其君德宗曰古語有之順旨者愛所由來逆意者惡所從至故人臣皆爭順旨而避逆意非忘家爲國捐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說哉是以哲后興王知其若此求諫如不及納善如轉圜諒直者嘉之訐犯者義之愚淺者恕之狂誕者

容之仍慮驕汰之易滋而忠實之不聞也於是置敢
諫之鼓植眚善之旌垂戒慎之韶立司過之士猶懼
其未也又設官制以言爲常由是有史爲書瞽爲詩
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尚恐其怠也每
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而振警之官師相規工
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然非明智不能招
直言非聖德不能求過行招直則其智彌大求過則
其德彌光惟衰亂之朝闇惑之主則必諦其過行忿
其直言以阿諛爲納忠以諫諍爲揚惡怒讀益於下
國而弭不欲聞腥德達于上天而心不求悟迨乎顛

猶未知非情之昏迷乃至於是故明者廣納以成
德闇者獨用而敗身成敗之途千古相襲興敗同轍
者罔不覆興成同軌者罔不昌自當矯夏癸殷辛拒
諫飾非之慝協大禹咸湯拜言改過之誠士無賢愚
咸宜録用言無小大皆務招延固不可有忤逆之嫌
甘辛之忌也夫君人者以衆智爲智以衆心爲心恒
恐一夫不盡其情一事不得其理孜孜訪詢惟善是
求豈但從諫不忽而已哉乃至求謗言聽輿誦蔪菲
不以下體而不採故英華靡遺芻蕘不以賤品而不
詢故幽隱必達晉文聽輿人之誦而霸業興虞舜設

誹謗之木而帝德廣斯實聖賢之高躅陛下何疾焉
又曰虞舜察邇言故能成聖化晉文聽輿誦故能恢
霸功大雅有詢于芻蕘之言洪範有謀及庶人之義
是則聖賢爲理務詢衆心不敢忽細微不敢侮鰥寡
侈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遠遜於志者不必
然逆于心者不必否異於人者不必是同於衆者不
必非辭拙而效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
是皆考之以實慮之以終其用無他惟善所在則可
以盡天下之理見天下之心臣每讀史書見亂多治
少因懷感歎嘗試思之竊謂爲下者莫不願忠爲上
者莫不求治然而下每苦上之不治上每苦下之不
忠若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
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
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
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衒聰
明厲威嚴恣彊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
懦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恥過
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
不聞矣上騁辯給必勦說而折人以言上衒聰明必
臆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

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憚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申矣夫以區域之廣大生靈之衆多宮闕之重深高卑之限隔自黎獻而上獲覩至尊之光景者踰億兆而無一焉就獲覩之中得接言議者又千萬無一幸而得接者猶有九弊居其間則上下之情所通鮮矣

臣按後世人臣之善諫其君者無如贊之此疏論人君聽言納諫其君者無餘蘊矣臣謹詳載于篇伏覩其篇末又曰理亂之戒前哲備言之矣安危之效歷代嘗試之矣舊典盡在殿鑒足徵其於措置施爲在陛下明識所擇耳伏願廣接下之道開獎善之門弘納諫之懷勵推誠之美其接下也待之以禮煦之以和虛心以盡其言端意以詳其理不禦人以給不自衒以明不以先覺爲能不以臆度爲智不形好惡以招諂不大聲色以示威又曰其納諫也以補過爲心以求過爲急以能改其過爲善以得聞其過爲明故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

之能從有一于斯皆爲盛德斯言也誠萬世人君聽言納諫之龜鑑臣不復他有所言請即是以爲九重獻

宋太祖建隆二年詔令每月内啟起居百官以次轉對並指陳時政得失事有急切許非時入閤上章不候次對

高宗詔自今後行在百官日輪一員面對朕當虛心以聽其言

臣按唐人有轉對之制宋太祖因之許令百官以次轉對遂爲一代之法終宋之世君得以近其臣臣得以近其君言論之間得以相接上下之情得以交通非惟得以周知天下之事下民之情而凡臣下才器之高下學識之淺深心術之邪正亦終於是得以見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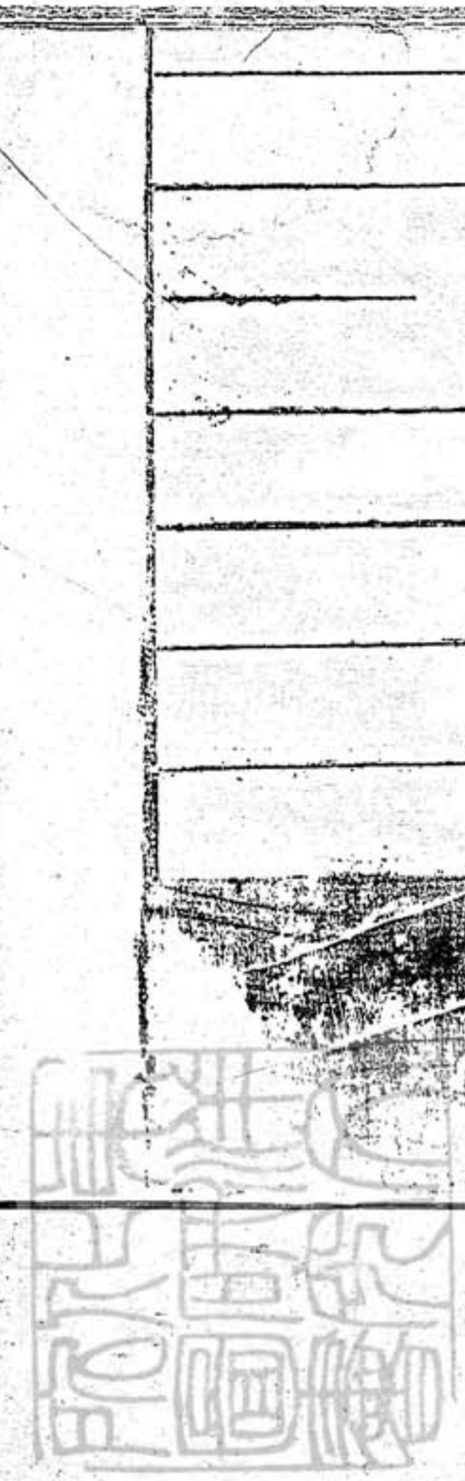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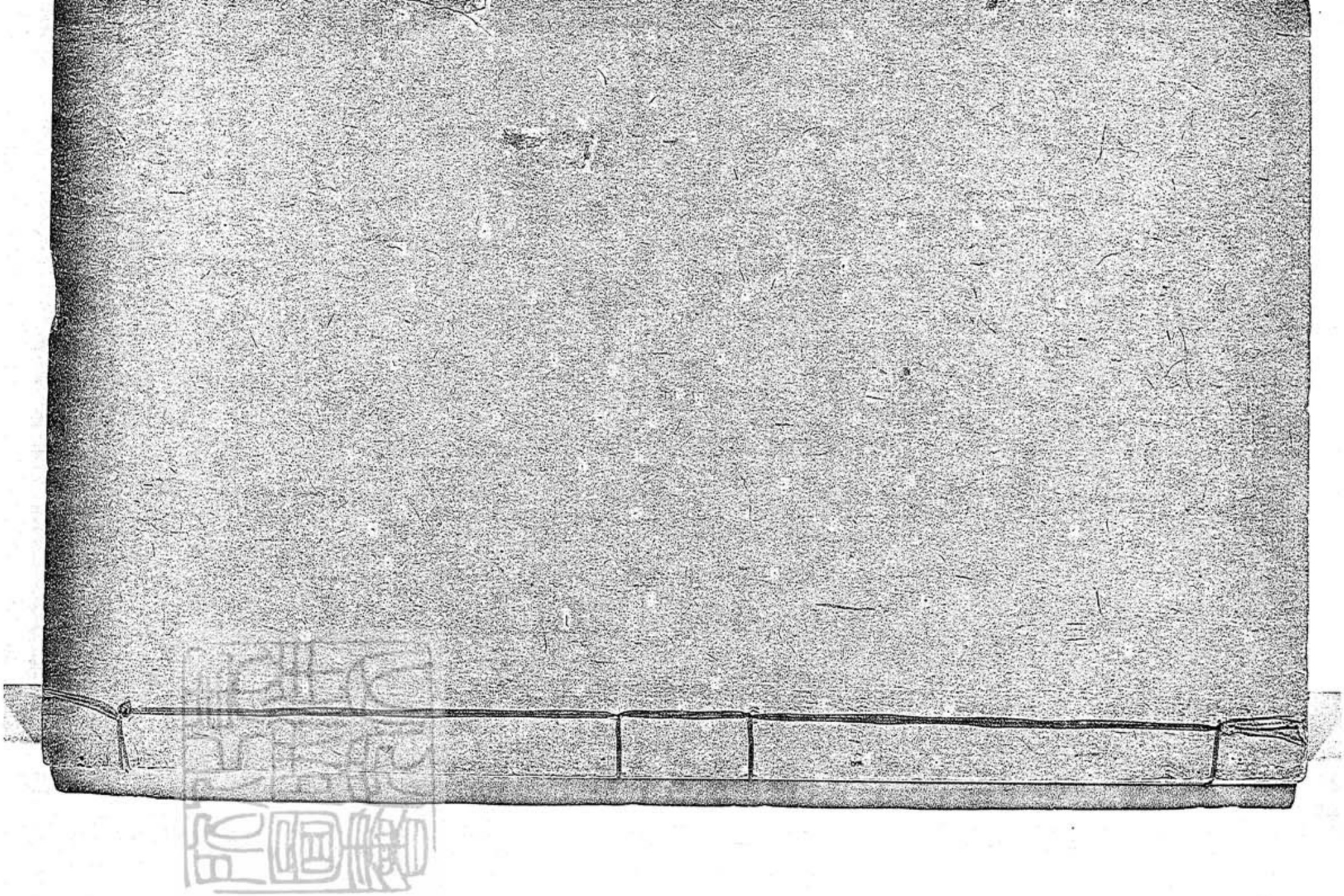
哲宗初即位首召司馬光至告其君曰周易天地交則爲泰不交則爲否君父天也臣民地也是故君降心以訪問臣竭誠以獻替則庶政脩治邦家乂安君惡逆耳之言臣營便身之計則下情壅蔽衆心離叛近年士大夫以偷合苟容爲智危言正論爲狂是致

下情蔽而不上通上恩壅而不下達閭閻愁苦痛心疾首而上不得知明主憂勤宵衣旰食而下無所訴公私兩困盜賊以繁猶賴上帝垂休歲不大饑祖宗貽謀人無異志不然則天下之勢可不爲之寒心乎臣愚以爲今日所宜先者莫若明下詔書廣開言路者並許進實封狀盡情極言在京則於鼓院投下畫時進入在外則於州軍投下附遞奏聞皆不得取責副本彊有抑退陛下於聽政之暇略賜省察其義理精當者卽施行其言而顯擢其人其次取其所長捨其短其狂愚卽陋無可采取者報聞罷去亦不加罪如此則嘉言日進群情無隱陛下雖深居九重四海之事如指諸掌舉措施爲惟其所欲乃治安之原太平之基也群臣若有沮難者其人必有姦惡畏人指陳專欲壅蔽聰明此不可不察

臣按哲宗初政召司馬光于洛問光所當先者光首上此疏且以謂治安之原太平之基在此臣竊以謂光之此疏非獨當時人君所當知實萬世人君所當知者也臣嘗因是而通論之言者心之聲也人心有所蘊必假言以發之帝王

莫如堯堯以言爲試人之則聖賢莫如孔子孔子以言爲知人之本是則言之爲言其所關係之大有如此者是以自古帝王既自謹其所言而於必求人之言以爲已助因人之言以爲已鑑聞則拜之聽則納之卑辭以誘之厚禮以招之多方以來之博問以盡之和顏悅色以受之大心宏度以容之或爲之科目如所謂直言極諫者或爲之設官如所謂拾遺補闕者或因災眚而下詔以求或因患難而責已以訪或爲輪對之制使人人得以自達或設登聞之鼓使事事得以上聞無非求天下之言以成天下之治以通天下之情是以陳言而善者則立賞以勸之傳曰與王嘗諫臣是也當言不言者則制刑以威之書曰臣下不匡其刑墨是也言雖過於訐直有所不堪忍者亦容以受之而不加之以罪史曰殺諫臣者其國必亡是也夫如是則嘉言罔攸伏君德之脩否朝廷之闕失臣下之賢佞民生之休戚皆因言以達之於上有以爲思患豫防之計而不至於嗟靡無及之悔則天下國家永無危亡之患矣昔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

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持祿而不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得上通此患之大者嗚呼患而謂之大豈非言路不通其患必至於危亡也哉是故天下之患莫大於人君處危亡之地而不自知人臣知危亡之禍而不敢言爲人上者誠能廣諫言之路弘容言之量言之善者有賞言之非者無罪當言而不言者有罰則大臣不至於持祿小臣不至於畏罪而下情上通矣天下國家又豈有危亡之患哉故曰治安之原太平之基在此狄惟

以上廣陳言之路

圖書館藏